

翻轉

翻電貳點零

儒賢者

中國史與思想史

在上一節我們通過春秋戰國時期
公與齊桓公在左傳中的描述
貼近春秋戰國時代
纖細語境，這一集除了介紹
他霸主，並介紹他們的經歷如
何體現出「崩樂壞外」我們不



節四 霸主與聖賢
2021/10/25 8PM WECHATLIVE
報名請按二維碼並打 報名

CHAPTER3 我们何以不同

基础问题意识：在现代化进程中，我们再次扎入“中国特殊论”。当然作为一个延续至今的古典文明，特殊是一定的，但这个特殊性到底是什么呢？

EPISODE04 霸主与圣贤

基础问题意识：从《左传》对五伯和圣贤子产的描述中，我们可以得到什么样的线索，在霸主的关切与圣贤的关切中，我们能感受到一种什么样的区别？

翻电2.0 整体章节

1 纯粹理性批判 / 2 哲学研究 / 3 论语 / 4 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 5 性经验史 / 6 理想国 / 7 精神现象学 / 8 存在与时间

尺度？综观？

建立一种道理尺度与范围的观念

一个人打了我，所以他是恶人

(“不管怎么样你不能骂我妈” or 互联网级正义)

我偷了他的东西，他打了我，所以我是恶人

(最基础Reason级的正义)

有人抢走我的一切，我偷了他的东西，他打

了我，谁是恶人？

(抢的是恶人，谁又让他抢呢？)

仓廩实而知礼节？

规则就是规则？Rule By Law

正义问题就是敌我问题

道德有不同的视角

这是“理”的基础，成理的善恶

公子纠射小白有“理”吗？

齐桓公杀公子纠有“理”吗？

站在一个单一个体和群体的公正角度，“理”是一件难事吗？

但怎么能够超越单一视角的“理”吗？

逻辑的，原则的：

极端平等

无私兼爱

人人皆自私

赏罚分明 / 尊重规则

或者还有两个方法：

1 接受自利和伤害不可避免（马基雅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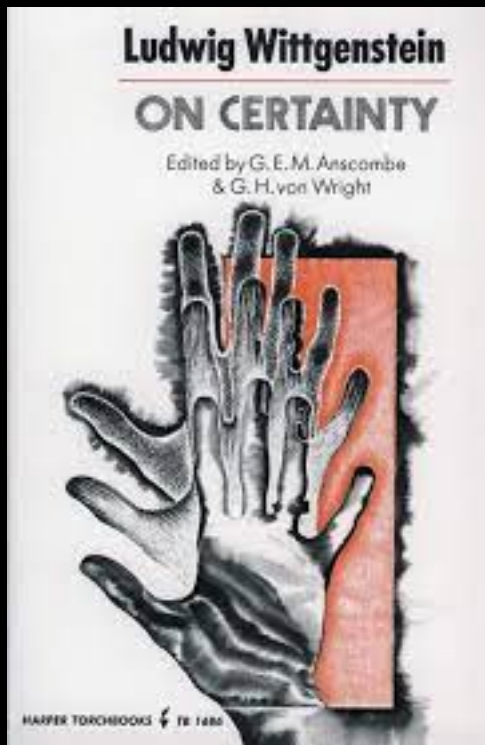
2 一切都是相对的

所以我们如何理解“正义”

所以善的根基性是什么？

1 超出单一视角的“理”

(但依然具有某种“确定性”，而没有进入相对主义)



2 以人的现实天性作为基础

(自然法的，顾及到某种现实主义考量)

3 以现有社会现状为基础

(而不是设想“如果重启社会”)

当然要是“正义的”

以这个理解儒家，儒家是一种高视角：

1 儒家的综观

2 儒家对人的现实性考虑

3 儒家对时代的现实性考虑

4 儒家的“根本突破”（没有前三个，最后一个无意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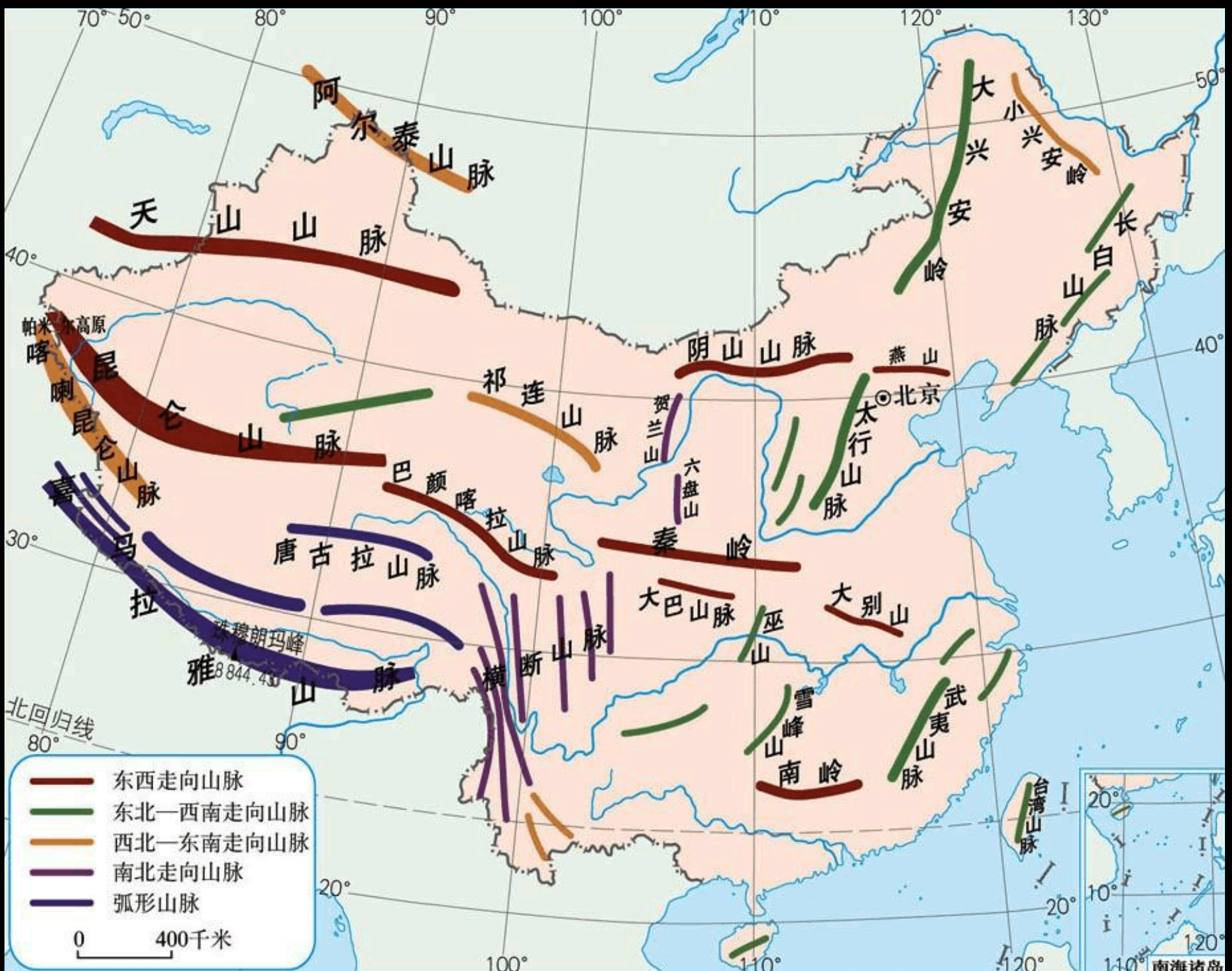
PART 1

秦晋之好

一个跌宕起伏的失德故事

龙山文化

中国地方文化的开端



秦晋是地理绑定的地区，在地方性上高度联系

一个糟糕的开始

和这个糟糕中一个难以理解的故事

晋献公娶于贾，无子。烝于齐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晋伐骊戎，骊戎男女以骊姬。归生奚齐。其娣生卓子。——《左传·庄公二十八年》

随后是典型的“立太子”纷争

骊姬——奚齐

小戎——夷吾（屈）

大戎——重耳（蒲）

齐姜——太子申生（曲沃）

及将立奚齐，既与中大夫成谋，姬谓太子曰：“君梦齐姜，必速祭之。”太子祭于曲沃，归胙于公。公田，姬置诸宫六日。公至，毒而献之。公祭之地，地坟。与犬，犬毙。与小臣，小臣亦毙。姬泣曰：“贼由太子。”太子奔新城。公杀其傅杜原款。或谓太子：“子辞，君必辩焉。”太子曰：“君非姬氏，居不安，食不饱。我辞，姬必有罪。君老矣，吾又不乐。”曰：“子其行乎！”太子曰：“君实不察其罪，被此名也以出，人谁纳我？”十二月戊申，缢于新城。姬遂谮二公子曰：“皆知之。”重耳奔蒲。夷吾奔屈。——《左传·僖公四年》

如何理解申生的决定？

（生存自保作为底限 和 使命作为底限的区别）

“使命”在这里守住的是什么？重要性是什么？

一个奇怪的谨慎辩解

这有什么问题吗？

初，晋侯使士蒍为二公子筑蒲与屈，不慎，置薪焉。夷吾诉之。公使让之。士蒍稽首而对曰：“臣闻之，无丧而戚，忧必仇焉。无戎而城，仇必保焉。寇仇之保，又何慎焉！守官废命不敬，固仇之保不忠，失忠与敬，何以事君？《诗》云：‘怀德惟宁，宗子惟城。’君其修德而固宗子，何城如之？三年将寻师焉，焉用慎？”退而赋曰：“狐裘尫茸，一国三公，吾谁适从？”——《左传·僖公五年》（前655年）

同年次年，晋侯（献公）就遣人伐蒲与屈

士蒍在不慎后的辩解有道理吗？

结合之后发生的事情，以德为墙，与以墙为墙的区别是什么？

秦对晋国混乱的加入

秦晋之好的背景

大臣里克杀奚齐（现在就剩夷吾和重耳）

穆公帮助夷吾归国即位，夷吾拒绝事先约定的五座都城

公谓公孙枝曰：“夷吾其定乎？对曰：“臣闻之，唯则定国。《诗》曰：‘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文王之谓也。又曰：‘不僭不贼，鲜不为则。’无好无恶，不忌不克之谓也。今其言多忌克，难哉！”公曰：“忌则多怨，又焉能克？是吾利也。”——《左传·僖公九年》（前651年）

夷吾杀里克众臣，丕豹劝秦国攻打晋国，秦考虑利害未打

僖公十三年，晋国饥荒，秦国在矛盾下卖予粮食。

僖公十四年，秦国饥荒，晋国既然没有卖予粮食（二次背信）

冬，秦饥，使乞糒于晋，晋人弗与。庆郑曰：“背施无亲，幸灾不仁，贪爱不祥，怒邻不义。四德皆失，何以守国？”虢射曰：“皮之不存，毛将安傅？”庆郑曰：“弃信背邻，患孰恤之？无信患作，失授必毙，是则然矣。”虢射曰：“无损于怨而厚于寇，不如勿与。”庆郑曰：“背施幸灾，民所弃也。近犹仇之，况怨敌乎？”弗听。退曰：“君其悔是哉！”——《左传·僖公十四年》（前646年）

秦国攻打晋国，晋国大败

秦晋在这个阶段好吗？

夷吾的失败，是秦国想看到的

秦国扶重耳晋文公上位

秦晋之好

穆公可以杀夷吾， 但被穆公夫人（夷吾的姐姐）劝阻

收太子圉为人质， 并嫁女儿嬴氏给他

（两个选择， 杀晋君， 放晋君， 留人质放晋君）

晋国战争饥荒， 秦国赠予粮食

僖公十四年， 夷吾将死， 太子圉逃回晋国（三次背信）

即位后要求辅佐重耳的人必须限期回国

重耳准备回国， 到秦

秦伯纳女五人， 怀嬴与焉。 奉匜沃盥， 既而挥之。 怒曰：“秦、晋匹也， 何以卑我！”公子惧， 降服而囚。 ——《左传·僖公二十三年》（前637年）

次年重耳回国即位（孔子在春秋为其避讳）

再次年迎回嬴氏

二十四年春， 王正月， 秦伯纳之， 不书， 不告入也。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前636年）

秦晋进入一段蜜月期

共同抗击楚国（及其小弟）、郑国

秦晋好吗？

秦晋交恶

晋文公一战而霸

晋侯始入而教其民，二年，欲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义，未安其居。”于是乎出定襄王，入务利民，民怀生矣，将用之。子犯曰：“民未知信，未宣其用。”于是乎伐原以示之信。民易资者不求丰焉，明征其辞。公曰：“可矣乎？”子犯曰：“民未知礼，未生其共。”于是乎大蒐以示之礼，作执秩以正其官，民听不惑而后用之。出穀戍，释宋围，一战而霸，文之教也。——《左传·僖公二十七年》（前633年）

僖公二十八年，城濮之役大败楚军成为霸主。

许之，夜缒而出，见秦伯，曰：“秦、晋围郑，郑既知亡矣。若亡郑而有益于君，敢以烦执事。越国以鄙远，君知其难也，焉用亡郑以陪邻。邻之厚，君之薄也。若舍郑以为东道主，行李之往来，共其乏困，君亦无所害。且君尝为晋君赐矣，许君焦、瑕，朝济而夕设版焉，君之所知也。夫晋何厌之有？既东封郑，又欲肆其西封，不阙秦，将焉取之？阙秦以利晋，唯君图之。”秦伯说，与郑人盟，使杞子、逢孙、扬孙戍之，乃还。——《左传·僖公三十年》（前630年）

穆公爽快地背弃了晋文公

随着晋国的崛起，秦国的仁义就到头了
(但不合理么？)

秦晋的终局

秦晋联系的完结

穆公与郑国结盟，却又贪图攻打郑国大败

晋文公子晋襄公大败秦军，襄公因为母亲（秦文嬴）放回秦国大将
而后晋、宋、陈、郑联合攻秦

鲁文公三年（前624年），秦反攻郑，遏制了颓势，然后称霸西戎，灭西戎十二国。

八月乙亥，晋襄公卒。灵公少，晋人以难故，欲立长君。赵孟曰：“立公子雍。好善而长，先君爱之，且近于秦。秦，旧好也。置善则固，事长则顺，立爱则孝，结旧则安。为难故，故欲立长君，有此四德者，难必抒矣。”贾季曰：“不如立公子乐。辰嬴嬖于二君，立其子，民必安之。”赵孟曰：“辰嬴贱，班在九人，其子何震之有？且为二嬖，淫也。为先君子，不能求大而出在小国，辟也。母淫子辟，无威。陈小而远，无援。将何安焉？杜祁以君故，让偁媼而上之，以狄故，让季隗而已次之，故班在四。先君是以爱其子而仕诸秦，为亚卿焉。秦大而近，足以为援，母义子爱，足以威民，立之不亦可乎？”使先蔑、士会如秦，逆公子雍。贾季亦使召公子乐于陈。赵孟使杀诸郕。——《左传·文公六年》（前621年）

晋国想迎回文公儿子公子雍，但被晋国拒绝

秦晋之好结束

秦晋之好

秦穆公、晋文公故事

乱世的哀歌

晋国：从晋献公（晋文公父亲）开始的乱

献公：篡夺晋国宗室的曲沃伯之后

杀死全部其他曲沃宗族

攻灭虢国、虞国、魏国等国，史称其“并国十七，服国三十八”

重耳的乱局、姬姓的衰落早已埋下。

秦国在旁连续在晋国下注，以图东进

又在东进的野心进攻郑国之下覆灭

在他国羸弱之时，以人质外交绑定利益的“好”

利益之“理”是难以为继的

PART2

子产

《春秋》的真正主角

从春秋前期故事到后期故事

从鲁文公到鲁襄公



鲁文公年代在春秋中的故事

(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

剩下的都是南方霸主 (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



子产的故事，在鲁襄公时期

接近春秋末年



(孔子的年代，在鲁昭公及其后)

乱世中“理”的交锋， 中原的颓势， 渐渐要孕育出思想了

子产其人

一个我们并不熟悉的人



(?——前522年)

(孔子为前551-前479年)

史家评曰：“子产之仁，绍世称贤。”(《史记·太史公自序》)
清王源誉之为“春秋第一人”，“左氏摹写之工，亦为第一人”，
唐锡周言：“后半左传，全赖此人生色。”(《左传管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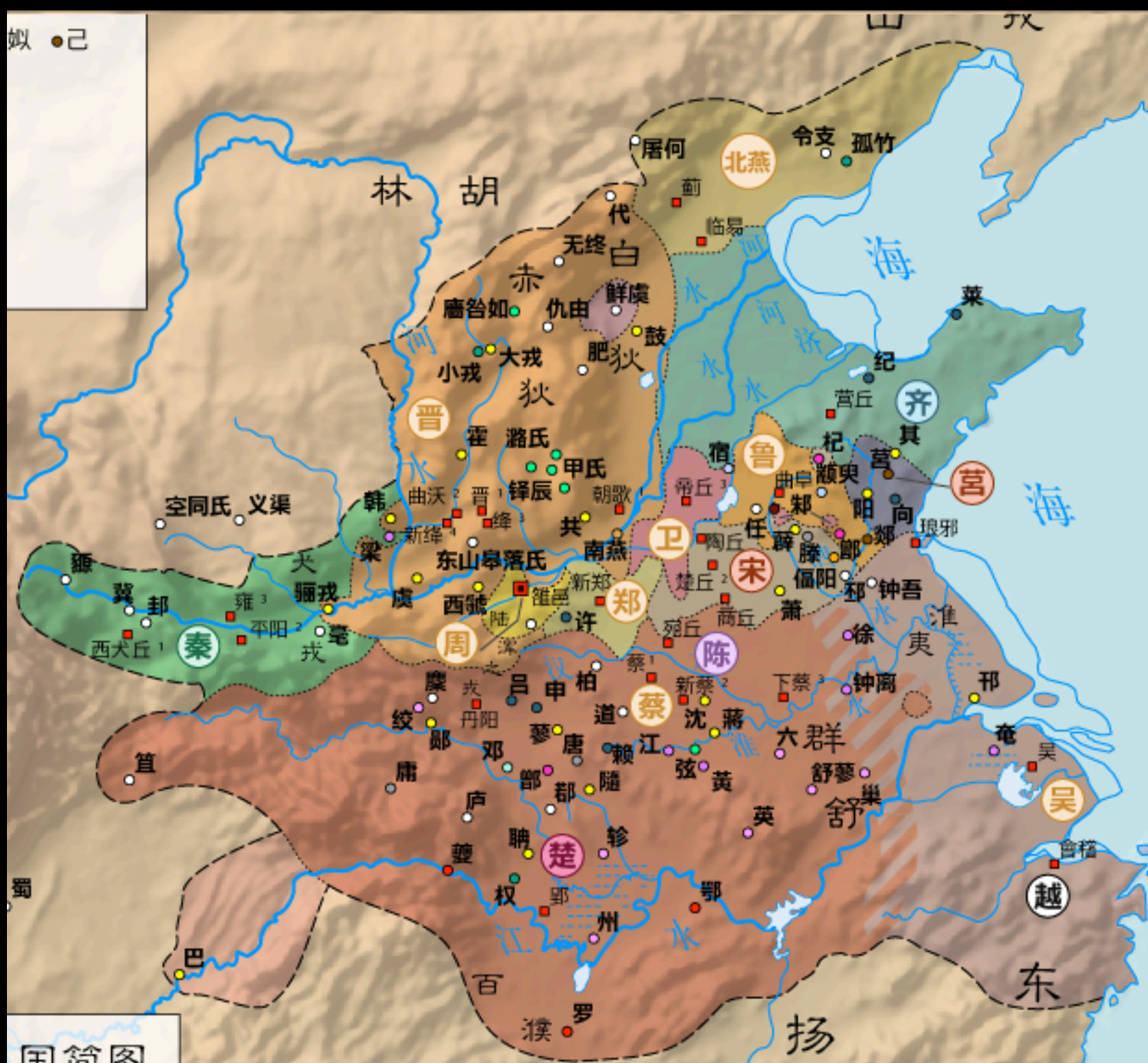
“儒”与“法”之辩

子产时的郑国

与上一个故事还有点关系

晋文公去世，秦穆公攻打偷袭郑国大败，是郑穆公刚刚继位

穆公有七个儿子，成为七个势力强大的氏族，轮替成为士卿，把持朝政，史称“七穆执政”



夹在晋楚之间，郑国无险可守，一路衰败，子产是其中唯一尚能保持国家的一段

子产的“法”的实践

丘赋与刑书的困境

郑子产作丘赋。国人谤之，曰：“其父死于路，己为蚕尾。以令于国，国将若之何？”子宽以告。子产曰：“何害？苟利社稷，死生以之。且吾闻为善者不改其度，故能有济也。民不可逞，度不可改。《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浑罕曰：“国氏其先亡乎！君子作法于凉，其敝犹贪。作法于贪，敝将若之何？姬在列者，蔡及曹、滕其先亡乎！逼而无礼。郑先卫亡，逼而无法。政不率法，而制于心。民各有心，何上之有？”——《左传·昭公四年》

被罕氏预言灭亡

三月，郑人铸刑书。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于子，今则已矣。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为禄位以劝其从，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惧其未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教之以务，使之以和，临之以敬，莅之以强，断之以刚。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于上，并有争心，以征于书，而徼幸以成之：弗可为矣！——《左传·昭公六年》

被叔向责骂

子产在做一个很不合于”王冠学“传统的事情
因此被看法家先驱

但，等等

子产把自己做的事情看作”法“吗？

《诗》曰：‘礼义不愆，何恤于人言。’吾不迁矣。

礼：履也。見禮記祭義，周易序卦傳。履，足所依也。引伸之凡所依皆曰履。此假借之法。履，履也。禮，履也。履同而義不同。所曰事神致福也。

义：己之威義也。言己者，以字之从我也。己，中宮。象人腹。故謂身曰己。義各本作儀。今正。古者威儀字作義。今仁義字用之。儀者，度也。今威儀字用之。誼者，人所宜也。今情誼字用之。鄭司農注周禮肆師。古者書儀但爲義。今時所謂義爲誼。是謂義爲古文威儀字。

仪：度也。度，法制也。毛傳曰。儀，善也。又曰。儀，宜也。又曰。儀，匹也。其義相引伸。

古文的法，不是今天”刑法“的法
法与仪更接近（《墨子·法仪》：“天下从事者，不可以无法仪。无法仪而其事能成者，无有。”）

子产是个“成文法”威严者吗？

接近子产真正关心的问题

子孔当国，为载书，以位序，听政辟。大夫、诸司、门子弗顺，将诛之。子产止之，请为之焚书。子孔不可，曰：“为书以定国，众怒而焚之，是众为政也，国不亦难乎？”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合二难以安国，危之道也。不如焚书以安众，子得所欲，众亦得安，不亦可乎？专欲无成，犯众兴祸，子必从之。”乃焚书于仓门之外，众而后定。——《左传·襄公十年》

揣摩一下，对于子产而言，什么是“真正起作用的”？

国与国之间什么“起作用”

作为外交家的子产

夏，晋人征朝于郑。郑人使少正公孙侨对曰：“在晋先君悼公九年，我寡君于是即位。即位八月，而我先大夫子驷从寡君以朝于执事。执事不礼于寡君。寡君惧，因是行也，我二年六月朝于楚，晋是以有戏之役。楚人犹竞，而申礼于敝邑。敝邑欲从执事而惧为大尤，曰晋其谓我不共有礼，是以不敢携贰于楚。我四年三月，先大夫子驷又从寡君以观衅于楚，晋于是乎有萧鱼之役。谓我敝邑，迹在晋国，譬诸草木，吾臭味也，而何敢差池？楚亦不竞，寡君尽其土实，重之以宗器，以受齐盟。遂帅群臣随于执事以会岁终。贰于楚者，子侯、石孟，归而讨之。湏梁之明年，子驷老矣，公孙夏从寡君以朝于君，见于尝酎，与执燔焉。间二年，闻君将靖东夏，四月又朝，以听事期。不朝之间，无岁不聘，无役不从。以大国政令之无常，国家罢病，不虞荐至，无日不惕，岂敢忘职？——《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大国若安定之，其朝夕在庭，何辱命焉？若不恤其患，而以为口实，其无乃不堪任命，而翦为仇雠，敝邑是惧。其敢忘君命？委诸执事，执事实重图之！”——《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权势命令未必能够得到遵守，只要有好的秩序，不需要命令，事情会自然完成

对于一个国家而言，什么是“义”（我国的主张被你看作是什么？）

对范宣子的告诫

什么是“义”

范宣子为政，诸侯之币重。郑人病之。二月，郑伯如晋。子产寓书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为晋国，四邻诸侯，不闻令德，而闻重币，侨也惑之。闻君子长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坏，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有基无坏，无亦是务乎！有德则乐，乐则能久。《诗》云：‘乐只君子，邦家之基。’有令德也夫！‘上帝临女，无贰尔心。’有令名也夫！恕思以明德，则令名载而行之，是以远至迓安。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濬我以生’乎？象有齿以焚其身，贿也。”——《左传·襄公二十二年》

贡品为可见的义

贡品本身对义的损害

（威仪为令他人愉悦的吗？义就是让他人开心？）

如何从他人手中获得俘虏

以利换之，还是以义换之

印堇父与皇颉戍城麋，楚人囚之，以献于秦。郑人取货于印氏以请之，子大叔为令正，以为请。子产曰：“不获。受楚之功而取货于郑，不可谓国，秦不其然。若曰：‘拜君之勤郑国，微君之惠，楚师其犹在敝邑之城下。’其可。”弗从，遂行。秦人不予。更币，从子产而后获之。——《左传·襄公二十六年》

在这里，秦国的义不是钱财，而是合宜的位置
(与范宣子对应，两个方向都是如此)
那么子产完全轻视利吗？

子产竟然还贿赂了人

子产贿赂伯石

子产为政，有事伯石，赂与之邑。子大叔曰：“国，皆其国也。奚独赂焉？”子产曰：“无欲实难。皆得其欲，以从其事，而要其成，非我有成，其在人乎？何爱于邑？邑将焉往？”子大叔曰：“若四国何？”子产曰：“非相违也，而相从也，四国何尤焉？《郑书》有之曰：‘安定国家，必大焉先。’姑先安大，以待其所归。”既，伯石惧而归邑，卒与之。伯有既死，使大史命伯石为卿，辞。大史退，则请命焉。复命之，又辞。如是三，乃受策入拜。子产是以恶其为人也，使次己位。——《左传·襄公三十年》

在没有其他问题的时候，子产也尊重人的“欲”
以欲为义

利与义的关系

对子产不毁乡校的另一个方面

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何如？”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不如吾闻而药之也。”然明曰：“蔑也今而后知吾子之信可事也。小人实不才，若果行此，其郑国实赖之，岂唯二三臣？”仲尼闻是语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这里谈的是“利”吗？乡校对自己有利，以利铸“师”
谈得是义吗？“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

欲与欲同，也是一种义

对子产不毁乡校的另一个方面

楚子问于子产曰：“晋其许我诸侯乎？”对曰：“许君。晋君少安，不在诸侯。其大夫多求，莫匡其君。在宋之盟，又曰如一，若不许君，将焉用之？”王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从宋之盟，承君之欢，不畏大国，何故不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逼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其余，君之所及也，谁敢不至？”王曰：“然则吾所求者，无不可乎？”对曰：“求逞于人，不可；与人同欲，尽济。”——《左传·昭公四年》

想通过人达到自己的目的，不可以
如果与人有相同的欲望，则可以
(儒的现实主义秩序诉求)

从迷信到现实主义

儒家的实用主义态度

裨灶曰：“不用吾言，郑又将火。”郑人请用之，子产不可。子大叔曰：“宝，以保民也。若有火，国几亡。可以救亡，子何爱焉？”子产曰：“天道远，人道迩，非所及也，何以知之？灶焉知天道？是亦多言矣，岂不或信？”遂不与，亦不复火。——《左传·昭公十八年》

郑人相惊以伯有，曰“伯有至矣”，则皆走，不知所往。铸刑书之岁二月，或梦伯有介而行，曰：“壬子，余将杀带也。明年壬寅，余又将杀段也。”及壬子，驷带卒，国人益惧。齐、燕平之月壬寅，公孙段卒。国人愈惧。其明月，子产立公孙泄及良止以抚之，乃止。子大叔问其故，子产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吾为之归也。”大叔曰：“公孙泄何为？”子产曰：“说也。为身无义而图说，从政有所反之，以取媚也。不媚，不信。不信，民不从也。”——《左传·昭公七年》

将鬼神之事看作人间事的态度

儒家的边界条件

这里孔子讲的“宽柔并济”真的是好的吗？

郑子产有疾，谓子大叔曰：“我死，子必为政。唯有德者能以宽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民望而畏之，故鲜死焉。水懦弱，民狎而玩之，则多死焉。故宽难。”疾数月而卒。大叔为政，不忍猛而宽。郑国多盗，取人于萑苻之泽。大叔悔之，曰：“吾早从夫子，不及此。”兴徒兵以攻萑苻之盗，尽杀之，盗少止。——《左传·昭公二十年》

仲尼曰：“善哉！政宽则民慢，慢则纠之以猛。猛则民残，残则施之以宽。宽以济猛，猛以济宽，政是以和。《诗》曰：‘民亦劳止，汔可小康。惠此中国，以绥四方。’施之以宽也。‘毋从诡随，以谨无良。式遏寇虐，惨不畏明。’纠之以猛也。‘柔远能迩，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竞不絀，不刚不柔。布政优优，百禄是遒。’和之至也！”及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宽和是儒家希望实现的本色

被转述的子产之“道”

礼与仪的关键区别

子大叔见赵简子，简子问揖让周旋之礼焉。对曰：“是仪也，非礼也。”简子曰：“敢问何谓礼？”对曰：“吉也闻诸先大夫子产曰：‘夫礼，天之经也。地之义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经，而民实则之。则天之明，因地之性，生其六气，用其五行。气为五味，发为五色，章为五声，淫则昏乱，民失其性。是故为礼以奉之：为六畜、五牲、三犧，以奉五味；为九文、六采、五章，以奉五色；为九歌、八风、七音、六律，以奉五声；为君臣、上下，以则地义；为夫妇、外内，以经二物；为父子、兄弟、姑姊、甥舅、昏媾、姻亚，以象天明，为政事、庸力、行务，以从四时；为刑罚、威狱，使民畏忌，以类其震曜杀戮；为温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长育。民有好、恶、喜、怒、哀、乐，生于六气。是故审则宜类，以制六志。哀有哭泣，乐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战斗；喜生于好，怒生于恶。是故审行信令，祸福赏罚，以制死生。生，好物也；死，恶物也；好物，乐也；恶物，哀也。哀乐不失，乃能协于天地之性，是以长久。”——《左传·昭公二十年》

子罕言利，與命，與仁。——《论语·子罕》

那么下一次，我们就正式进入《论语》，谈一谈

礼